



常隨佛學

一九七五年佛誕日講於紐約美國佛教會大覺寺

敏智

(續上期)

在衆生方面，以爲前五根所接觸到的，有苦有樂，苦的厭離，愈遠愈好，樂的貪求，無有厭足。佛陀所見，確確與衆生所見相反，認爲前五根所接觸到的，所領受的，無一可樂，無非是苦，以苦爲樂，那是衆生的顛倒無智。在衆生方面，執着色身，以爲是我，而佛陀則不如是說，四大皆空，五蘊非有，除四大五蘊假合的幻相外，生滅不停，隨生隨滅，千變萬化，那有有主有常獨一的實在的法，可以執爲是我呢？在衆生方面，以爲我身清淨，莊嚴貌美，貪愛保護，男女相見，彼貪此愛，造成人間愛河千層浪，苦海萬重波，種種的糾纏，恩怨怨，煩惱重重，這是多麼的苦事？而佛陀則說，我身不淨，內面架了幾根骨架，外面包了一張臭皮，在這臭皮袋內，還包了許多腸臟，大小便利，穢污不淨；三天不擦牙，臭口一張，臭氣萬丈，薰人欲嘔，無一可愛，無一可貪，淨從何來？所以衆生所見的，常樂我淨，而佛所見的，同爲一法，就成爲非常非樂，非我非淨，苦空無常，非我的敗壞法。一切衆生，有眼如盲，見不到眞法，而佛陀所見的，才是眞法。佛陀又名世間解，他知道世間法，如善幻師，在四衢道，所幻現的象馬車步四兵一樣，幻化不實；因此，佛陀雖居在世間，不爲世間法所染，超脫世間。他的智慧，在現實的環境下是經得起考驗的，那裏是愚癡的衆生，可以相比呢？

乙 學佛佛學

佛是有大智慧的人，我們要有智慧，就應學佛。學佛這件事，說難吧？非常的難，說易吧？亦非常的易，難易本不是有一定的界限。有的事本來很易，而爲的人，不努力去爲，易的也就變

成難的；有的事本來很難，而做的人，不以爲難，盡心盡力，一勇直前，沒有絲毫的退縮和推諉，很快的他的成績，就有好的表現出來。雖然學佛，不能說難，亦不能說易，然而學佛的步驟，不是躡等而進，是循序漸進的。譬如行路，一定要從近的地方行起，然後始能達到很遠很遠的地方；又如登山，必定要從山脚扒起，一步一步的扒上去，然後始能達到最高的高峯；所謂「行遠必自邇，登高必自卑」，像這種鐵一般的事實，無論智愚，大小男女，只要他稍稍的懂得一點世間道理，他是決定肯定而不會否認的。

學佛的步驟，應該怎樣呢？佛是超人的人，我們不學佛則已，如果要學佛的話，應先由人方面做起，人做好了，然後可以學佛。相反的，如果人做不好，人的道理尚不能具足，又怎能學佛呢？譬如做人的方面，以禮義廉耻四字來講，他是無禮無義，寡廉鮮耻；在做事方面來講，他是不忠不信；在對父母兄弟來講，他是不孝不悌。管子曰：「禮義廉耻，國之四維，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。」一個國家的人民，如果到了禮義廉耻都喪失了，他的國家尚能保存不亡，那真是誓無天理？又忠信是一個人處在世間，最不可少的條件，孝悌呢是人的立身的根本，他尚且不能具備，他的爲人如何，在有識的人看來，也就可想而知，是不值得一顧的。

儒家把做人，分成三綱領，和八條目，以八條目，達成三綱領，他的做人的道理，方能算完成。三綱領：一是明明德，二是親民，三是止於至善。明明德，明德二字，是名詞，第一個明字是動詞，就是明其明德的意思。這就是說：每個人，具足良知良能，完美的光明德性，到了環境所染，習俗移人，把本有的很好的光明德性，蓋覆而不能顯現，而且所具的良知良能，也就埋藏在萬丈深淵，功能作用，更談不到；這是人們多麼不幸的事啊！

要知道一個人，生而爲人，應做一個有價值的人，做一個人上人，做一個有道君子，而切不可做一個投機取巧、無惡不作的奸邪小人，那唯一辦法，就是明其明德。在古書書經上，康誥篇說：「克明德」，克是應的意思，就是說一個人，應先明德。又太甲篇說：「顧是天之明命」。這就是說，本能所予我，而我所以爲德道理，常常照顧自己，不使有失，那我的德性，也就可以常常顯明了。又堯典說：克明峻德，峻德，就是大德的意思，人能克制自己，限制私欲，那我的大德光明，也就自然可以顯露的。親民，就是新民的意思，也就是教每一個人，皆做良善的君子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習相遠。」這就是說人爲物迷，而不能自拔，愈迷愈深，愈深愈迷，甚至走入黑暗，毀滅前途。書經湯之盤銘說：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」這是湯用的浴盆，勉勵自己，警告自己。人的潔身，不但一日新，要日日新，日日新尚不足，還要又日新。但是相反的，人知潔其身，而不知潔其心，果能有人，以潔身的心，日日洗潔其心，去其舊染的污濁。一日如是做，日日如此做，又日仍然如是做；總而言之，我的心一日不能去其垢染，那我的潔心工作一日是決不停止的；非到內心的垢染，磨琢淨盡，原有的光明顯露，那時我的潔心工作才算告一段落。止於至善，止，是居住的意思，就是說每一個人，各有當止的地方。孔子讀詩讀到「緝蠻黃鳥，止於丘隅」二句，就讚到鳥是最小的動物，「於止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？」鳥，牠要保全自己的身命，尚且擇一個小山，人所不能到地方，爲牠的安居地。人爲萬物之靈，尚且不知自保其身命，人不如鳥，這個人也就太失其爲人的道理了。在詩經上，有這樣的兩句說：「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止」，那是讚美文王做人，知道敬止的道理。穆穆是深遠的意思，於是嘆美詞，熙是光明的意思，那是說：文王有深遠的智慧，而知道做人光明，繼續不斷的，向人生的光明大道去做，多麼的令人受敬啊？但是做人做到至善，怎樣做法，才算是達到至善呢？在傳上這樣說：「爲人君，止於仁，爲人臣，止於敬，爲人子，止於孝，爲人父，止於慈，與國人交，止於信。」在這段文中，我們看到，爲國君的所應止的是

仁，爲民上的，能以仁德待人，那還有人不敬仰他嗎？爲人臣的，所應止的是敬，人能敬上，那還有其他的不規的行爲嗎？爲人子的所應止的是孝，人能孝順父母，那還有不懂做人的道理嗎？爲人父的所應止的是慈，人能慈愛子女，不是正直君子，焉能做得呢？國人相交所應止的是信，一個國家人民交往，皆能互相守信，當然是講禮義的國家，而不是蠻夷不開化的民族了。

三綱領的道理，畧畧談過，現再把八條目的道理，再來解釋一下。八條目就是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這八種。格物致知，知是由格物而來，格是至的意思，或來的意思，要知物理，必至於物，相反的不至物，而欲知其理，那是無法達到的。有人云：格物可以假借覆觀的意思，能覆觀則非淺知所能做到的。朱子意思，應即物窮理，因天下的事事物物，無不有物物的道理存在，而吾人的心靈，亦莫不有其知；能以吾心靈知，而求盡物的理；一日不得求於次日，次日不得更求之於次日，日日不得日日求，用力既久，而必然有一日忽然貫通的時候。如果真的一旦貫通了物理，則物的表裏精粗，無有不可知的，內外既明，而吾心的全體大用，尚有不明的道理嗎？

誠意，就是毋自欺的意思。一個人能內不欺於心，外不欺於人，做到無自欺的道理，也就是做到誠意道理。去惡要去得徹底，要去得乾淨，就如惡惡臭一樣，惡臭是人人所必惡的，人能以惡惡臭的心惡惡，則惡必定可除，而沒有除不淨的道理。好善，要好好得真實，猶如好色，好色是人人所必愛的，若能以好色的心去好善，那麼他的爲善，決定真實真實，當然沒有半點虛偽，假仁假義參雜於其間的。傳云：「小人閒居爲不善，見君子而後厭然，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；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；此謂誠於中，顯於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」

正心修身，修身必先正心，不能正心，就不能修身，心爲身的主，身爲心的用。如果一個人心不正的話，那他的身亦決定無法能修得好的。譬如一個人，當他的心憤恨的時候，而他的身亦一定隨憤恨而動，怒形於色。或者有人在某一時，他懷有恐懼的心理，他的身能擺得正，而不恐懼嗎？還有好樂與憂患；有時好

樂來了，他能不得意而忘形嗎？有時憂患來了，他能不為憂患而愁眉苦臉嗎？心這東西，是不易降伏的，必須時時刻刻照顧他，不能放鬆，拉緊繩頭，一馳於外，就迅速的拉回，不使放逸；所謂「操則存，捨則亡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還有的人，大話欺人，認為自己的心，非常公正，說得天花亂墜，自誇其能；凡是自誇的人，決非正人君子的一流，而是卑不足道的小人一類。

修身齊家，中國人的家庭觀念，非常的重。一個到了廿歲左右的人，必須成家立業，以家為第一，沒有家，就有無處安身的苦。但是為一家家主的人，他的身必要放得正，不能有所偏愛，一有偏愛，那麼他的家庭是非，也必定就由此而起。譬如親愛的人，一味的親愛，而不循乎正道；賤惡的人，一味賤惡，不好的地方，固然可惡，但有時也有可取的道理，就因賤惡，認為他一無可取，無一點同情心，那不是落於偏，又是什麼？還有畏敬的人，固然要尊敬，但是他有缺點地方，不加勸說，仍然一味的畏敬嗎？還有哀矜與赦惰的，也應有所識別，合理的就是合理，不合理的就是不合理，不能以哀矜赦惰而有所偏。傳云：「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碩。」千個人、萬個人，莫不知愛其子，但愛之不以其道，愛之實以害之。其子有惡，不加申斥，而反掩其惡，不使人知；到了罪惡養成，為父母的，怎能推卸責任呢？還有田苗，雖然生長肥大，但是隱藏現實，而對人言，我家禾苗，仍然不及人家禾苗茂盛，溺於貪愛而失於正，自身尚不能修，又怎能齊家呢？

齊家治國，家庭是不容易治理的，但是家庭的治理，在於修身，而治國道理，又在齊家。要知道治國，比治家更難，家庭的範圍小，治不好，僅僅乎一家而已；但是國就不同；國的範圍來得大，關係亦來得重要，一有偏差，那與整個民族有關，在傳上說：「一家仁，一國興仁，一家讓，一國興讓，一人貪戾，一國作亂。」這是說得多麼清楚啊？由一家仁，而推至於一國仁，一家讓而推至於一國的讓。反過來說，如果一家不仁不讓，而一個國也就變成不仁不讓，一國不仁不讓，那麼這個國家還成什麼國家呢？在傳上又有這樣說：「堯舜帥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，桀紂帥天下以暴，而民從之，其所令，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。是故

君子，有諸己而后求諸人，無諸己而后非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」因此說治國必先齊家，反之如果其家尚不能教導循規，那治國決定是無法治成的。

治國平天下，國治好了，以治國道理，推而至於平治天下。古時的國，是指諸侯所治的國，天子封地，國比天下小。治國的道理，不外乎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；由近而遠，由親而疏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用愛吾老的心，去愛人的老，用愛吾幼的心，去愛人的幼，恤孤憐寡，安老濟貧。幼而無父母的小孩，為民上的來撫育他，老而無依的貧民，為民上的來安養他；這樣的一舉一動，循乎法度，不越出法的外邊。其次為民上的，要與民同好惡，人民所好的，吾亦好，人民所惡的吾亦惡。譬如在上面的人，有不禮貌的對於我，我不欲在上面的人如此作，那我對我的下邊人，就不應蹈前人的覆轍，使他對我不忠。相反的，惡於下面的人的，不應再以這道理事於上，惡於前面人的，不應再以這舉動事於後，惡於後面人的，也不應以這舉動事於前，惡於右面人的，不應再以事於左邊，惡於左邊人的，也不應事於右。這樣的上下四方，長短廣狹，彼此一如，同心協力，天下還有不治的道理嗎？一國國君，治理天下，最重要得象，能得象就能治天下。反之，如果不能得象，國且不保，又怎能治理天下呢？還有更重要的，就是一國的國君，先要在道德方面，多加修養，有了道德，當然就能以得象，能得象，就能得廣大的土地，能得廣大土地，尚愁國家困窮而沒有經濟嗎？要知道，德是立國的根本，財不過是枝末而已，不重本而重末，未得治天下的道理，又怎治天下呢？還有舉賢任能，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，更是治國不可少的條件。無論一國或一團體，能得人就能興，反之，如果不得人的話，那不但不能興，而且決定趨於失敗或滅亡。我們打開中國歷史來看一看，無一朝代興，不是興在得人，無一朝代敗，不是失敗在失人；這樣一得一失，雖僅差之毫末，而與國家興亡有關，治國者能不細心加以慎重的考慮嗎？

最後我要引孔子的做人的道理，來作我談做人的道理結束。孔子怎樣做人呢？他自己說：「吾十有五，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

，四十而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孔子到了七十歲，他的心中所存的，完全天理，毫無人欲的私心存在；擴小我而為大公，這樣可以說，他的做人道理，已經達到止於至善的地方，毫無欠缺。孟子在四個聖人中，曾作這樣的評論：「伯夷聖之清者也，伊尹聖之仁者也，柳下惠聖之和者也，孔子聖之時者也，乃所願則學孔子也。」孟子最欽佩孔子，願為私淑弟子，那麼孔子的人格偉大，無待多言矣。

儒教談完了，佛教的做人，又是怎樣呢？在佛教方面，人乘天乘，就是談做人的道理，一個人能保持人身不失，第一個條件，先歸依三寶，其次持五戒，又其次行十善。這三個條件做到了，他的做人道理，也可以說是做到了。三寶就佛法僧三種，這三寶道理，能令人改惡向善，得到福樂，超脫生死。五戒是殺盜淫妄酒，十善身三、口四、意三，身不殺盜淫，口不妄言綺語，兩舌惡口，意不貪瞋癡，一個在家的居士，能持五戒行十善，他的人格，不但是高上，而且他的來世，決定能保持人身不失，是決定無有疑惑的。

做人的道理談完了，進一步可以談學佛的道理。學佛這一詞語，先要了解佛的道理，佛是什麼意思，佛是不是值得學？有的人誤解佛為神，不知道佛與神是不能併為一談的，神雖高過人，但他還在六道，未出六道外；而佛是一大覺悟者，他已了脫生死，超出六道；一個未了生死，未出六道；一個已了生死，已超六道，神與佛是怎能相比呢？佛在梵文講，是佛陀耶，中國簡稱佛，佛即覺的意思。覺有三種：一自覺、二覺他、三覺行完滿。自覺就是覺悟真俗二諦，從緣起悟解勝義空。勝義就是常住不變的眞如，也就是唯識的實性；因為緣起法，是世俗諦，世俗諦是遷變不停的法；有了世俗諦，就不能不有勝義諦；世俗勝義在佛法中，最根本而且是最重要的，佛陀依二諦而說法；衆生依二諦而證悟。在中論上很明顯的說：「諸佛依二諦，為衆生說法；一為世俗諦，二第一義諦。若人不能知，分別於二諦，則於深佛法，不知眞實義。」世俗是有相的，從有中顯現眞理，那就是色即是空的道理。勝義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，是特殊的妙智所緣的境

。由勝義空而能幻現依他起的有，也就是空即是色的道理。以俗諦望眞諦，也可以說色即是空的道理。反過來說：以眞諦望俗諦，也可以說空不異色的道理。諦字意思，就是說世俗勝義，種種諸法，不是虛謬的，而是眞正有這道理的存在，所以用諦字來表示這義理，是諦實不假的意思，在唯識上，把世俗勝義，各分四重，分釋如下：

先解世俗四重①世間世俗，②道理世俗，③證得世俗，④勝義世俗。

①怎樣名世間世俗？世間世俗，就是指瓶衣我有情等，這種種法，是由凡夫妄計執情，和假名安立，心外境法，沒有實體的，僅僅假名安立而已。②怎樣名道理世俗？道理世俗，是指五蘊十二處，十八界等諸法；這蘊處界諸法，如果在事相方面論，是有種種事相可見的，如果在道理方面來論，是有種種道理而設立的。有事相的法，我們是可以從事相而了知的，就因有這道理，也可以名隨事差別諦。（未完待續）

（上接第9頁 關於佛典的梵文原典原語問題）

只有在台灣出版的「菩提樹」、「獅子吼」、「覺世」等三四種，以及海外出版的「內明」與「南洋佛教」二種。連我會經編輯過二年的「海潮音」月刊，早在五年之前我與樂觀法師論辯玄奘大師歷史時，就停止寄給我了，後來承蒙新加坡隆根法師訂了一份送給我，到了去年我在「菩提樹」發表「見於唐錄中玄奘經錄之研究」的「後記」刊出之後，我的一份海潮音又沒有了。文字惹禍，自古皆然。讀霍居士大文，我才知道香港有一「法相學會」組織，也才知道有一「法相學會集刊」之出版，可是我却無緣讀到該刊，更無緣拜讀霍居士所譯的安慧「唯識三十論釋」的一二兩章。目前終日陪伴我的，僅有德山寺的一部大正藏與已續藏，我自己却連一部大正藏都購買不起。寫到這裏，不禁要擲筆三嘆，在治學研究的歷程上，我完全是個「孤陋寡聞」的人，也是一個澈底落後的失敗者。

編祺

崑此 敬頌

弟幻生合十 六十四年七月六日